

短篇小说选

朝霞万朵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短篇小说选

朝霞万朵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2年1月南昌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10·199

每册：0.27元

毛主席语录

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，解放军学全国人民。

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，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
编 者 的 话

这本短篇小说集，是从全国部分报刊一九七一年发表的数十篇作品中选编而成的。以反映战备、路线教育、培养革命接班人为其主要内容。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分别描写了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上的新人新事新风貌，有一定的教育鼓舞作用。

本书选辑时，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、加工。

目 次

红日高照演兵场·····	郭 戈 (1)
窗·····	叶文艺 (11)
梁师傅·····	邵钧林 (18)
三下红石崖·····	陈洪山 (26)
红喇叭·····	李 军 (36)
畅通·····	蒋崇仁 (43)
家属主任·····	尹一兵 (52)
并肩前进·····	方正县 赵青林 (60)
阿红·····	林茂春 (70)
配角·····	红 石 (78)
朝霞万朵·····	朱敏慎 (84)
桥·····	朱敏慎 (91)
一幅宣传画·····	江 莹 (99)
选新生·····	李访贤 (107)
新松屯的后代·····	戴慕仁 (114)
新的一课·····	俞天白 (122)
两个老师·····	姚克明 (129)
三走龙庄·····	何晓鲁 (138)

红日高照演兵场

解放军驻津某部 郭 戈

红旗招展，阳光灿烂。

演兵场上，通讯连和炮连的驭手们，正在进行实战训练。“嘎咕，嘎咕！”“轰隆，轰隆！”地雷声、炮声、机枪声响成一片。气浪翻滚，卷起漫天烟雾。一支支轻骑，在硝烟中纵横驰骋。

“陈虎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准备！”

“是！”

随着口令声，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，纵身跨上青鬃马，象支离弦的箭，转眼冲入烟雾中。硝烟弥漫，青鬃马时隐时现。随着炮弹的呼啸声，时而，青鬃马跃入弹坑，卧在那里，时而又腾空而起，越残墙，跨深沟，冲过“敌人”火力封锁区、地雷区和障碍区……

“嘿！虎子真是好样儿的！”

“瞧，这头野马在虎子手里变成腾云驾雾的青龙了！”

演兵场外，通讯连的战士们啧啧赞叹着。

“是啊，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，一代新人迅速成长起来

了。”指导员江明出神地看着陈虎的表演，心情格外激动，虎子驯马的事又展现在他的眼前……

陈虎，是入伍不到半年的新战士，今年十八岁。圆圆的脸上还带着点孩子气。但那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睛和偶而拧起的眉头，却显示出他机灵倔强的性格。

还是在接新兵的时候，江明就认识他了。那天，江明怀着每次接新兵的兴奋心情，迎着风雪，从公社到陈庄去了解新兵的情况。一路上满是运冬肥的车辆。走到三岔路口，江明正想问路，忽然，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辆马车在坎坷不平的雪路上颠簸着飞奔而来。

“同志，去陈庄走那条路？”江明冲着马车喊了一声。马车立刻在江明身旁停下了。

“我就是陈庄的，上车吧。”赶车的小伙子爽快地回答。

“好，谢谢！”江明跳上车去，还没坐稳，车把式吆喝一声，马车又飞奔起来。

这时，江明才看清楚，赶车的是个虎墩墩的小伙子，浑身上下湿漉漉的，棉衣结了一层冰。车厢里，躺着一个全身水淋淋的小马驹，冻得四腿乱蹬，弹得车厢冬冬直响。

“怎么搞的？”江明连忙脱下军大衣，披在赶车小伙子的身上。

“马驹撒欢，掉到井里去了……”赶车的小伙子顺手取下身上的军大衣，两只机灵的眼睛，看了看小马驹，又望着江明。

江明会意地点点头。两人把军大衣抻开，轻轻地盖在小马驹身上。

“啪啪！”小伙子扬起鞭子，在空中打了几下，马车跑得更欢了。

“你是车把式？”江明问。

“嗯，还兼着饲养员。啥活缺人就干啥呗。”小伙子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你到俺村有啥事？是接收新兵的吧？”

江明点了点头。

“哈哈，你一上车我就猜出来啦，同志，我就是准备参军的呀！同志，俺爹在旧社会，受了大半辈子苦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穷苦人救出火坑。……俺要拿起枪杆子，保卫祖国，消灭帝修反，解放全人类……”小伙子高兴极了，转过身来，热情地握着江明的手。

江明赞赏地听着，不断地点着头。他确实爱上这个小伙子了。他禁不住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虎！”

陈虎来到部队，被分配在通讯连骑兵班。他高兴得几夜没睡好，一连给家里写了两封信，坚决表示要为毛主席争光，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，保卫红色江山，越苦越难越向前，干出个好样子来。

江明也是兴奋得几夜没睡好。每当部队来了新战士，他总是这样。看着这些阶级弟兄，他就打心眼里乐，同时，又

想到自己责任的重大，怎样帮助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。

转眼之间就是两个月。虎子在连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，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，进步很快。

一天，连里从内蒙古草原新分配来一匹青鬃马，这匹马性子很烈，还没训练，就踢伤咬伤了两个人。

陈虎听说这件事，一阵风似地跑到连部，也忘了报告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指导员，这任务我包下了！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江明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驯烈马！”

“你靠边稍息吧！”卫生员小李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两条腿的虎，可斗不过四条腿的‘龙’啊！”

“就让我干吧！”陈虎没理会小李，又向指导员请求着任务。

江明打心眼里喜欢他这股虎劲。可是，看看眼前的新战士，想想那暴跳如雷的烈马，不禁又犹疑起来。

“你，能行？”

“行！”陈虎一看有门，连忙回答说：“我们是骑兵班，驯烈马理当有份。再说，我在家摆弄过牲口，有点小经验……”

“这可是头烈马，你不要犯经验主义呀！”小李调皮地说。

陈虎瞪了小李一眼，又认真地说道：“为战备驯好马，就是落实毛主席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’伟大战略方针的实际行动，指导员，你就批准吧！”

“好吧，虎子……”

江明刚开口，陈虎就高兴地说：“定下来啦？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虎子，等我把话说完嘛，”江明继续说道：“你先回去，等连里研究一下，决定以后，再通知你。”

“是！”陈虎向指导员敬了个礼，转过身向卫生员小李挤了挤眼，“登登登”地跑出去了。

“是块好钢啊！”江明自言自语地说。

雪后初晴，千里沃野银装素裹，皑皑白雪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在操场上，陈虎开始第三次驯马了。

青鬃马昂首嘶叫着，鼻孔呼哧呼哧地喷着一股股白气，四只蹄子不耐烦地蹬踢着雪地，溅起一片雪花。陈虎一手紧勒马缰，一手托着马鞍。青鬃马惊恐地瞪着眼睛，竖着耳朵，在那里打转转。猛地，陈虎一个箭步贴近马身，随手把鞍子搭上马背。不料，那青鬃马竟长嘶一声，前蹄腾空而起，鞍子又滑落下来。

陈虎咬着嘴唇，那拧紧的眉头在抖动着，汗水顺着两颊流了下来。突然，他一把抓住马鬃，纵身跃上了马背。那从未被乘骑过的青鬃马，暴跳如雷，恨不得一下子把陈虎从背上掀下来。陈虎紧勒马缰，朝马屁股“啪啪”狠抽两鞭。那马一惊，长嘶一声，扬蹄就在野地里狂奔起来，扬起一路雪烟。

忽然，前面几米远，一条小河横在眼前，一块块冰块互

相撞击着、奔流着。眼看青鬃马有失足落水的危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虎子狠命一勒马缰，挽住马头，那马忽地腾空跃起，把虎子抛了起来，摔在地上……

河边上，青鬃马惊魂不定地嘶叫着，陈虎躺在地上，手中死死地拉住缰绳，殷红的鲜血浸透了棉衣，染红了雪地。战友们飞快地赶来，拦住惊马，扶起虎子。大家这才明白，为了避免惊马掉进冰河，陈虎才来了个“急刹车”。

连部里，陈虎吊着缠满绷带的左胳膊坐在行军床上，脸红红的，好象在生谁的气。江明在地上来回踱着，不时亲切地望着陈虎。卫生员小李放好了医疗器具，又接着做动员工作了：

“虎子，你就别犯倔劲儿啦，让你住院，你就住院，这是领导决定，咱们是革命战士，应该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，住院也是为战备……”

“革命战士咋的？”虎子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为加强战备驯军马，为了消灭帝修反，别说伤了一支胳膊，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。我看你这思想就不对！”

“虎子，你可别乱扣帽子，”小李被陈虎说个不停的话顶住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“指导员，你……”

“好啦，你们俩别争论了，虎子对青鬃马感兴趣，咱们还是说说这匹马吧。”江明坐下来，点了支烟，问道：“小李，虎子这三次驯马，你看出点什么门道没有？”

“门道？”小李搔了搔头，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看不出什么门道，就看出青鬃马性子够烈的，虎子更是火冒三丈，这么一硬碰硬，可不就……”

“这马就是比一般的马难制点！”陈虎不服气地说。

“虎子，小李说的有道理。我问你，这马怎么个难制法？”

“它不听话！”

“为什么不听话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，天生的烈性子！”

江明没有再问下去，从挂在墙上的挎包里，拿出一本红塑料皮的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合订本。他打开书，指着一行字念道：“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，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，如果不合，就会在实践中失败。”

学完了毛主席这一段语录，江明才对虎子说：

“虎子，你这三次驯马，我都看了，你那种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，大家应该向你学习。”

“我没完成任务，辜负了党和同志们的期望……”陈虎显得有些难过。

“虎子，不要这么说。”江明亲切地拍着虎子的肩头说，“咱们驯青鬃马，不是才刚刚开始吗？咱们干革命，有个好的愿望，有个很大的干劲，很重要。不过，这还不够，还应当树立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。拿驯马来说，马要人驯，人要靠毛泽东思想武装。要改造客观世界，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。掌握了客观规律，我们就有了主动权，就会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！”

一席话，象在陈虎心里点起一盏灯，他两眼闪耀着兴奋的光芒。三次驯马的情景，象过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展现在眼

前。

“虎子，这本书送给你。”江明把红宝书放在陈虎的身边，亲切地说道：“医院还是要去，在那里你要一面安心治疗，一面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。”

陈虎心情十分激动，捧着这本红宝书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陈虎的伤，比预料的好得快，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医生就同意他出院了。他背着挎包，穿着崭新的军装，一溜小跑地回到营房。他亲热地跟战友们见了面以后，就匆匆忙忙奔向连部。

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！”

“唉呀，是虎子，完全好了吗？”江明放下手里的文件，站起来，拉住陈虎的手，不停地打量着。

“百分之百的好了！”陈虎为了证实确是百分之百，把左臂高高地举起来，抡了个圆圈，“你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好了。”江明拉着陈虎，并排坐在行军床上。

“指导员，你看这个！”陈虎急不可待地从挎包里拿出那本红宝书，把书里夹着的两张纸，递给江明。

江明接过来一看，上边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，标题是“驯马计划”。第一个大题目是“经验教训”，第二个大题目是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，第三个大题目是“具体措施”。江明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：

“好哇，虎子，你学习得有成绩呀！”江明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，说道：“虎子，你走了以后，我找了几个同志专门研究过驯马的事，得出的结论跟你一样。来，咱们再修改

一下，你就照这个计划执行吧！”

江明和陈虎一边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，一边交谈学习心得，一边修改驯马计划，一直到吃午饭，才算结束。

一连好几天，人们没有看见陈虎在操场驯马。只见他整天和青鬃马厮守在一起，一会儿给马搔痒痒，一会儿给马刷刷毛。平时他总是牵着那匹青鬃马，在营房里转来转去，那里有人，那里人多，偏往那牵。一次，队部露天放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《地下游击队》，青鬃马也被陈虎请去作了特别“观众”。但大青马却受不住这番盛情款待。望着黑压压的人群，听着影片里轰隆轰隆的坦克声，它惊恐地暴跳起来。虎子根本也没心思看电影，只忙着进行“个别谈话”了：

“别闹，你这胆小鬼，到了战场怎么办？没有一点战备观念！”听他风趣地训斥着青鬃马，旁边几个女战士止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还有一次，人们听见马棚里锣鼓喧天，好不热闹。大家以为骑兵班演节目，跑去一看，原来是陈虎邀请卫生员小李在给青鬃马“演出”。青鬃马惶惶不安地隔着牲口槽打转转，想挣脱缰绳跑掉。

“嘿！怎么拿着大马耍起猴来了？”跑进去的战士们笑着问。

“这叫对症下药，因物制宜嘛！”虎子沉着地回答。

就这样，大青马被陈虎一步一步地训练着，以前它听到枪炮声、嘈杂声，和在人多场合就惊恐的样子，渐渐不见了。不久，他又对这匹大青马进行了乘骑、卧倒、涉水、跳

障碍等一系列马术训练，使暴烈的野马变成了驯服的乘骑。

“虎子真有办法呀！”别的班排的战友称赞着，议论着。就在这时，连队的壁报上刊登了虎子的“驯马计划”和“驯马日记”，江明为此还专门写了按语。

人们围在壁报前，认真地看着：

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缺乏自觉性，驯马实践就陷入盲目性。……

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，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。青鬃马烈在哪儿？只顾加温，不管内因，就会白费劲……

“汽车叫，它吓得跳，见个生人也吓得竖着耳朵瞪着大眼睛叫。马棚里当‘霸王’，见了人却是个胆小的大草包……烈是现象，胆小却是它的实质……

“对于大青马的认识对不对，还得要通过实践来证实。还得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……

“通过驯马实践，使我认识到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。我一定在革命实践中，认真读马列的书，读毛主席的书，狠抓世界观的改造，不断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……”

大家读着虎子的文章，深深感到，是毛泽东思想这把金钥匙，打开了这个青年战士的心窍。

嗒嗒嗒，嗒嗒嗒，演兵场上一阵清脆的马蹄声，打断了江明的沉思，抬头望去，陈虎演习回来了，他英姿勃勃，挽缰催马，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飞跃前进。

窗

解放军某部 叶文艺

根据上级的指示，我来到联防单位，找民兵连长丁阿姣联系渔汛间隙期间的民兵训练问题。

丁阿姣的家和其他渔民的家一样，依山临海，青瓦石墙，推门进屋石板铺的地面，石块垒的锅灶，就连那吃饭的桌凳也是石头凿成的。所不同的是窗户似乎多了些，尤其是临海的一面石墙上，竟有六个窗户。这些石窗不大，有开着的，有堵起的。有道是：“海上风如虎，三天两头追屁股。”风多且大，再说，潮大的时候，水花也会打进来的啊！

开这么多窗究竟干什么呢？我凝视着，沉思着……

“阿姣，淡菜铲来呀？！”随着一声呼唤，进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。我一见是阿姣的妈妈，连忙上前招呼：“阿婆。”她睁大了眼睛，打量了我一会儿才笑着说：“呵，呵，原来是王同志！”

“阿姣不在家？”我急忙问。

“她去铲淡菜，一会就回来。”边说边撩起衣袖擦着石凳，“王同志，坐，坐，我去烧碗开水。”

“不，阿婆，我不渴。我是想找阿姣……”

“嗨，你们同志都是这样咯，茶不喝一口，烟不抽一支！”她打断我的话，有些责怪地说。

我低头笑了笑，没吭声。

“哼！还有，就是会笑。”她又补了一句。我因为心里疑团还未解开，就问道：“这房子开这么多窗户干啥？”我这话刚一落音，老阿婆脸上的笑纹消失了，只见她直愣愣地望着后墙中间的小窗，两眼湿润了，好一会，才一字一句地控诉起来：“同志，解放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，‘东有土匪西有关，渔家活命难上难啊！’任你穷得叮当响，国民党一来，锅碗瓢勺给你抢个光打光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声音有些嘶哑，两眼射出了愤怒的光芒。“一天半夜，反动派来抓人了，那时候，就这大门后墙的一个小窗，逃也没法逃啊，阿姣阿爸抓起鱼叉要和土匪拚。你想，他们有刀有枪，哪里拚得过他们？在我的劝阻下，我们全家才从这后墙的一个窗口跳出去，躲在一个潮水没腰的岩洞里。土匪砸开了门，在我家住了下来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三天过去了，……我们躲在石洞里，冷风吹，潮水泡，我又刚生产不久，连冻带饿就昏过去了，大人没得吃，哪有奶喂孩子？她阿爸实在忍不住了，夜里就悄悄摸回屋里想找个吃食。谁知，人未进屋，就被蒋匪抓住捆走了，二十一个带鱼汛过去了，也不见她阿爸回来……”老阿婆说不下去了。我的拳头越攥越紧，心里充满着无比的愤怒。

“那孩子养活了吗？”我关切地问。

“要不是共产党来，她还能活吗？她呀，就是你要找的阿姣。”

“就是民兵连长阿姣！”我惊喜不已。

“是啊，过去我们这屋的窗是不多的，只有后墙这么一